

校
醫門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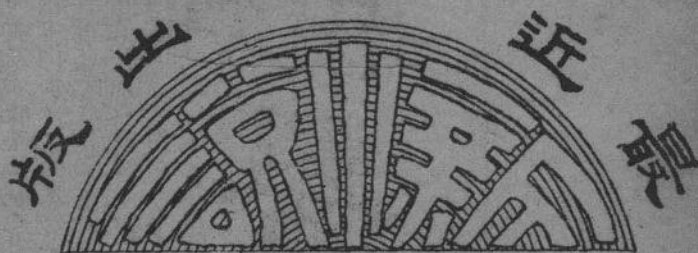
上海廣益書局
印行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校正
醫門法律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上海廣益書局廣告



小說

血

彈詞

小說

雌

俠情

碑

淚

劍

雄

是書為著名小說家所新編內容描寫俠女奇男之離合悲歡事跡新奇筆情酣恣一洗時下薰脂濃粉之劣習而全書洋洋八九萬言以一雙雌雄劍綰合之奇情異采得未曾有真令人展讀一過而愛不忍釋也●洋裝一冊定價六角胡君寄塵取血淚碑本事演為彈詞悽愴哀豔傳誦藝林茲經本局印行並附羅霄女俠彈詞一種聲調則圓轉如珠文字則明白如話白香山琵琶行長恨歌老嫗能解此書恍佛似之袖珍本一冊定價洋二角

喻氏三書合刻序

南昌喻嘉言先生本長沙太守張仲景傷寒及雜證方論者謂醫門法律寓意章尚論篇三書成若干卷分晰疏洞曉暢精義高超元黃之表脫略籠絆之中意古不晦於深言今不墜於淺真不童聖人作經賢者緯之也人身五臟六腑左右手足十二經相生相長老死循至於盡若無所事者卒遇氣化隔其通陰陽錯其度造化輟施送之權惟知道者能原其本而持救之上世軒岐既啟其橐籥中古書缺有間東漢張氏之論出始為衆法之宗羣芳之祖令人讀之可以因象求義因義求神旨趣錯落妙諦無窮哉以加諸惜乎國門之書不再世百年寔就湮沒沿註釋之謬謬者數典忘祖張氏之書大壞守禁忌之迂拘者因噎廢食張氏之書又大壞持調停之猥瑣者塞門由竇張氏之書又大壞而莫救矣此理既晦千秋長夜一二發揮方書抽揚脈理者各名家僅比之燭火微明而已先生痛心疾首隱居高尚承隆緒不迷人徑簡閱前修攬標正旨電驚雷吼辭而闢之弗恤也然而至道疑疑從容靡靡少見多怪舉世疑之三書序例久見貴於虞山惟孤行江介間善用者業著奇效或亦窮而思返者機耶茲浙東觀察黎川陳公重梓是書採鈔刻尚論篇後卷校定補入合為全璧真大醫王手眼者當自今古同揆或謂後卷不無襲取遺文錯簡焉得起先生一一而質究之倘所稱蓄銳以將取居謙以自牧者無解於古人宜亦無辭於後人也

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王春南學古青山人趙寧靜

嘉言老人自序

醫問法律卷一目錄

一明望色之法論一首

一明辨息之法論一首

一明問病之法論一首

一明合色脈之法論一首

一明絡脈之法論一首

申明內經法律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申明內經法律論一首

一明聞聲之法論一首

一明胸中大氣之法論一首

一明切脈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營衛之法論一首

○一明望色之法

望色論附律一條

南昌喻昌嘉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喻昌曰人之五官百骸賅而存者神居之耳色者神之旗也神旺則色旺神衰則色衰神藏則色藏神露則色露帝王之色龍文鳳彩神仙之色嶽翠山光紫雲之色珠明玉潤壽考之色柏古松蒼乃至貧夭之色重濁晦滿枯索羸瘦莫不顯呈於面而病成於內者其色之著見又當何如內經舉目面為望色之要謂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而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蓋以黃為中土之色病人面目顯黃色而不受他色所侵則吉面目無黃色而惟受他色所侵則凶雖目色之黃濕深數熾要未可論於死生之際也然五藏善惡之色見於面者額頰鼻頤各有分部刺熱篇謂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額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是則五藏分部見於面者在所加察不獨熱病為然矣然更有進焉則目下之精明鼻間之明堂是也經謂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是五藏之精華上見為五色變化於精明之間某色為善某色為惡可先知也謂容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是明堂上下左右可分別其色之從逆並可分別男女之色之從逆故為要也察色之妙無以加矣仲景更出精微一法其要則在中央鼻準母亦以鼻準在天為鎮星在地為中嶽木金水火四藏病氣必歸并於中土耶其謂鼻頭色青腹中苦冷痛者死此一語獨刊千古後人每恨卒病論亡莫錄上邇淵源不知此語正其大旨也蓋厥陰肝木之青色挾腎水之寒威上微於鼻下微於腹是為暴病頤之亡陽而卒死耳其謂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又以上句之意見黑雖為腎陰之色微黑且無腹痛但主水氣而非暴病也謂色黃者胸上有寒寒字傷寒論中多指為痰言胸有積痰也謂色白者亡血白者肺之色肺主上焦以行營衛營衛不充則鼻色白故知亡血也謂設微赤非時者死火之色歸於土何遽主死然非其時而有其氣則火非生土之火乃尅金之火又主臟燥而死矣次補察目之法謂其目正圓者瘥不治次補察面五法謂色青為痛色黑為勞色赤為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黃色鮮明為留飲又即色黃者胸上有寒之互辭語語皆表章六經補其未備故可法可傳也色之善者青如翠羽赤如雞冠黃如蟹腹白如豕膏黑如烏羽色之惡者青如草滋赤如衄血黃如枳實黑如怡白如枯骨五藏有精華則色善無精華則色惡初非以青黑為大忌也未病先見惡色病必惡靈樞謂赤色出於兩額大如拇指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天庭大如拇指必不病而卒死義與容色見明堂上

下左右同而此為暴病耳若夫久病之色必有受病之應肺熱病者色白而毛敗應之心熱病者色赤而絡脈溢應之肝熱病者色蒼而爪枯應之脾熱病者色黃而肉蠕動應之腎熱病者色黑而齒枯應之夫病應其色庸工亦多見之然其應枯澤稿於無益之日較之治未病者不啻倍蓰無算矣更有久見病色其人原不病者庸工且心炫而竊疑之殊不知此絡脈之色不足畏也蓋陰絡之色隨其經而不變色之變動無常者皆陽絡之色也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則黃赤內經謂此皆無病何反怪之耶然而察色之法亦有其傳岐伯謂生於心如以編裏朱生於肺如以編裏紅生於肝如以編裏紺生於脾如以編裏黃生於腎如以編裏紫編素白也加以朱紅紺黃紫之上其內色相映於外若隱若現面色由肌內而透於外何以異此所以察色之妙全在察神血以養氣氣以養神病則交病失睡之人神有飢色喪亡之子神有呆色氣索自神失所養耳小兒佈痘壯火內動兩目先現水晶光不俟痘發大劑壯水以制陽光俾毒火一線而出不致燎原可免劫厄古今罕及此者因併誌之(律一條)凡診病者不知察色之要如舟子不識風汛動罹覆溺園莽粗疎醫之過也

○一明聞聲之法

聞聲論附律二條

喻昌言曰聲者氣之從喉舌而宣於口者也新病之人聲不變小病之人聲不變惟久病苛病其聲乃變迨聲變其病機顯呈而莫逃所可聞而知之者矣經云聞而知之謂之神果何修而若是古人聞隔垣之呻吟哀未見其形先得其情若精心體驗積久誠通如聲者之耳偏聰豈非不分其心於目耶然必問津於內經金匱以求生心變化乃始稱為神耳內經本宮商角徵羽五音呼笑歌哭呻五聲以求求五臟表裏虛實之病五氣之邪其謂肝木在音為角在聲為呼在變動為握心火在音為徵在聲為笑在變動為憂脾土在音為宮在聲為歌在變動為噦肺金在音為商在聲為哭在變動為咳腎水在音為羽在聲為呻在變動為慄變動者遷改其常志也以一聲之微分別五臟并及五臟變動以求病之善惡法非不詳然人之所以主持一身者尤在於氣與神馬經謂中氣藏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謂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是聽聲中并可得其神氣之變動義更精矣金匱復以病聲內含病情謂病人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只此三語而下中上三焦受病莫不有變動可徵妙義天開直可隔垣洞晰語聲寂寂然者不欲語而欲嘿也靜嘿統屬三陰此則顯係厥陰所主何以知之厥陰在志為驚在聲為呼病本微默而有時驚呼故知之耳惟在厥陰病必深入下焦骨屬筋節間也

啗啗然聲出不徹者聲出不揚也胸中太氣不轉出入升降之機艱而且遲是可知其病在中焦胸膈間也啾啾然細而長者謂其聲自下焦陰分而上緣足太陽主氣與足少陰為表裡所以腎邪不刺頭而還得從太陽部分達於顛頂腎之聲本為呻今腎氣從太陽經脈直攻於上則腎之呻並從太陽變動而啾啾細長為頭中病也得仲景此段更張其說而聽聲察病愈推愈廣所以書不盡言學者當自求無盡之藏矣律二條凡聞聲不能分呼笑歌哭呻以求五藏善惡五邪所干及神氣所主之病者醫之過失也凡聞聲不別雌雄長短出於三焦何部者醫之過也

○一明辨息之法

辨息論附律一條

喻昌曰息出於鼻其氣布於體中體中宗氣主上焦息道恒與肺胃相通或清而徐或短而促咸足以占宗氣之盛衰所以經云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人顧可奔迫無度今宗氣盛喘數急有餘反成不足耶此指呼出為一息之端也其謂起居如故而息有音此肺之絡脈逆也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益見有息之氣關通肺胃又指呼出為息之一端也呼出心肺主之吸入腎肝主之呼吸之中脾胃主之故惟脾胃所主中焦為呼吸之總持設氣積胃門不散而主其出入則危急存亡非常之候善養生者俾胃門之氣傳入幽門幽門之氣傳二陰之竅而出乃不為害其上焦下焦各分呼出吸入未可以息之一字統言其病矣此義惟仲景知之謂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歎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分其息顯主乎呼而不與吸並言似乎創說不知仲景以述為作無不本之內經言前所擬呼出為息二端不足盡之蓋心火乘肺呼氣奔促勢有必至呼出為心肺之陽自不得以肝腎之陰混之耳息搖肩者肩隨息動惟火故動也自引胸中上氣者肺金收降之令不行上逆而致惟火故致也張口短氣肺痿唾沫又金收火形不治之證均以出氣之粗名為息耳然教者肺金收降之令不行上逆而致惟火故致也張口短氣肺痿唾沫又金收火形不治之證均以出氣之粗名為息耳然則曷不徑以呼名之耶曰呼中有吸吸中有呼剖而中分聖神所不出也但以息之出者主呼之病而息之入者主吸之病不待言矣經謂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以及息有音者不一而足惟其不與吸並言而吸之病轉易辨識然尚恐後人未悉復補其義云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即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遲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見吸微者且數吸氣之往返於中焦者速此必實者下之通其中焦之壅而即愈若虛則肝腎之本不固其氣輕浮脫之於陽不可治矣昌前所指貴門幽門不下通為危急存亡非常之候者此也在上焦者其吸促以心肺之道近其真陰之虛者則從陽火而升不入於下故吸促是上焦未嘗不可候其吸也下焦者其吸遲肝腎之道遠其元陽之衰者則困於陰邪所伏卒難升上故吸遲此真陰元陽受病故皆難治若呼吸往來振振動搖則營衛往返之氣已紊所存呼吸一

氣以求理如本草云枳殼損胸中至高之氣亦有明言何乃冰行無忌耶總由未識胸中為生死第一關耳特於辨息之際補大氣論以明之(律一條)凡治病傷其胸中正氣致令痞塞痺痛者此為醫害雖自昔通弊限於不知今特著為戒律不可獲罪於冥冥矣

○一明問病之法

問病論附律一條

喻昌曰醫仁術也仁人君子必篤於情則視人猶己問其所苦自無不到之處古人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誠以得其數心則問者不覺煩病者不覺厭庶可詳求本末而治無誤也如嘗貴後賤病名脫營當富後貧病名失精以及形志苦樂病同法異飲食起居失時過節憂愁懼瀉志離魂所喜所惡氣味偏味所宜所忌稟性迥異不問何以相體裁方耶所以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便者問其居處動靜陰陽寒熱性情之宜如問其為病熱則便於用寒問其為病寒則便於用熱之類所謂順而施之也人多偏執己見逆之則拂其意順之則加其病莫如之何然苟設誠致問明告以如此則善如彼則賊誰甘死亡而不降心以從耶至於受病情形百端難盡如初病口大渴久病口中乾若不問而藥以常法治之富不傷人乎如未病素脾約多病忽便利若不問而計日以施治富不傷人乎如未病先有痼疾已病重添新患若不問而藥守成法治之富不傷人乎如疑難證著意對問不得其情他事問言反呈真面若不細問而急遽妄投富不傷人乎病形篇謂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古今之稱為工者問非所問誤候其問病者欣然樂從及病增更醫亦復如是乃至徬徨醫藥偶遇明者仍復不投此宜委曲開導如對君父未可飄然自外也更可怪者無知戚友探問忘其愚陋強逞明能言虛道實指火稱痰抑孰知其無責而易言耶坐令依傍迎合釀成末流無所底止良足悼矣吾徒其明以律己誠以動人共砥狂瀾乎(律一條)凡治病不問病人所便不得其情草草診過用藥無據多所傷殘醫之過也

○一明切脈之法

切脈論附律一條

喻昌曰脈者開天闢地生人之總司有常而不間斷者是故天有三垣九道而七政並行於其間若運璇璣者天之脈也地有九州四海而經脈會通於其間若施八索者地之脈也人有九藏六府十二經十五絡而營衛充灌於其間若環轉若人之脈也上古聖神首重切脈雖精微要形莫不顯傳然以其精微要形也後人轉其轉失竟成不傳之絕學有志於切脈者必先凝神不分如學射者先學不睨自為深造度乎得心應手通於神明夫豈一蹴可幾然必下指部位分明盡破紛紜

素問謂手少陽與心主為不極靈樞謂手厥陰之脈出屬心胞絡下高應絡三焦手少陽之脈散絡心胞合心主正見心胞相火與手少陽相火為表裡故應絡於上下而兩相輸應也心君太富則相火安然不動而體中喜怒出焉心君擾亂則相火翕然從之而百度改其常焉心胞所主二火之出入關係之重如此是以亦得分手經之一而可稱為府耳夫豈六府之外更添一府哉至若大腸小腸濁陰之最者乃與心肺同列混地獄與天堂安乎不安乎豈有濁氣上干三焦交亂尚可稱為平人乎敢著之為法一洗從前之陋(律一條) 凡診脈不求明師傳授徒遵往法圖一弋復以病試手醫之過也

○一明合色脈之法

合色脈論附律一條

喻昌曰合色脈之法聖神所首重治病之權輿也色者目之所見脈者手之所持而合之於非目非手之間總以靈心為質內經云上古使儼貸李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是則色脈之要可通神明直以之下合五行休王上副四時往來六合之間八風良圻不離常候咸可推其變化而前知況人身病機乎又云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是色之變化於精明之間者合之四時之脈辨其臧否否已得生死之徵兆故能常遠於死而近於生也常遠於死而近於生寧不足貴乎其謂審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按尺寸觀浮沉滑澀而知病所生是出色脈以參合於視息聽聲相時而求病所在之高下中外矣精矣微矣要末可為中人以下者道也是以有取於上工中工下工三等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故云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又根本枝葉之分矣然必能參合三者而兼行之更為本末皆得之上工也合之維何五藏之色在王時見者春夏夏赤長夏黃秋白冬黑五藏所主外榮之常白當肺當皮赤當心當脈黃當脾當肉青當肝當筋黑當腎當骨五藏之脈春弦夏鉤秋毛冬石強則為太過弱則為不及四時有胃曰平胃少曰病無胃曰死有胃而反見所勝之脈其者今病微者至其所勝之時而病合其色脈而互推之此非顯明易導者乎仲景亦出方便法門謂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色青而返白非其時色脈見皆當病蓋兩手太陰經之脈總稱寸口因其王時而動者肝王色青其脈之動當微弦設反見赤色反得毛脈至其所不勝之時而死矣惟木王之色脈青而且弦為得春令之正此外不但白色毛脈為鬼賊即見赤黃黑之色得鉤代石之脈皆當王病持有輕重之分耳內經言法已詳仲景復以金鐵度之學者可不明哉律一條 凡治病不合色脈參互考驗得此失彼得偏遺全祇名粗工臨證模糊未見手眼醫之罪也

○一明營衛之法

一營衛論 律二條

喻昌曰營衛之義聖神所首重也。靈樞謂宗氣積於上焦，營氣出於中焦，衛氣出於下焦。謂其所從出之根柢也。衛氣根於下焦，陰中之微陽行至中焦，從中焦之有陰有陽者，并於上焦，以獨生陽氣是衛氣清陽之氣，以其出於下焦之濁陰，故謂濁者為衛也。人身至平旦陰盡而陽獨治，目開則其氣上行於頭，出於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故衛氣晝日外行於足太陽經，所謂陽氣者，一曰而主外，循太陽之經穴，上出為行次，又謂太陽主外也。衛氣剽悍不隨上焦之宗氣同行，徑隨而自行，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衛行脈外，溫分肉而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也。營氣根於中焦，陽中之陰，行至上焦，隨上焦之宗氣，降於下焦，以生陰氣，是營氣本濁陰之氣，以其出於上焦之清陽，故謂清者為營也。營氣靜專，必隨上焦之宗氣同行，經隧始於手太陰肺經大淵穴，而行手陽明大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厥陰心胞絡，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而又始於手太陰肺經，故謂太陰主內，營行脈中也。衛氣晝行於陽二十五度，當其王即自外而入交於營，營氣夜行於陰二十五度，當其王即自內而出交於衛，其往來貫注並行不悖，無時或息，營中有衛，衛中有營，分之為二，安所語同條共賞之妙耶？營衛一有偏勝，其患即不可勝言。衛偏勝則身熱，熱則腠理開，喘麤為之俯仰，汗不出，盜汗頻寬，營偏勝則身寒，寒則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厥，衛偏衰則身寒，營偏衰則身熱，雖亦如之，然必有間矣。若夫營衛之氣不行，則水漿不入，形體不仁，營衛之氣立除，則精氣弛壞，神去而不可復收，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可見調營衛之義為人身之先務矣。深維其機，營衛氣尤在所先焉。經謂陽氣破散，陰氣過消亡，是衛氣者保護營氣之全湯也，謂審察衛氣為百病母，是衛氣者出納病邪之喉舌也。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通其扶陽抑陰，無所不至，仙道亦然。噫嘻，鼻氣通於天者也，口氣通於地者也，人但知以口之氣養營，推知道者以鼻之氣養衛，養營者不免縱口傷生，養衛者服天氣而通神明，兩者之月異而歲不同也，豈顧問哉。

附答營衛五問 問衛氣晝行陽二十五度，豈至夜而伏耶？營氣夜行陰二十五度，豈晝而伏耶？曰人身晝夜循環不息，只一於耳。從陰陽而分言二氣，晝為陽則衛氣主之，夜為陰則營氣主之。衛氣夜行於陰，營氣晝行於陽，不當其王則不得而主之耳。譬如日月之行，原無分於晝夜，而其經天之度則各有分矣。問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果孰為之分限耶？曰此義前論中已明之矣，更推其說，天包地陽，包陰氣包血自然之理也。營衛同行經脈中，陰自為內，為陽之守，陽自在外，為陰之護，所謂並行不悖也。兵家安營將帥自然居中，士卒自然衛外，男女居室男自正位乎外，女自正位乎內，聖神

亦口道其常耳。問二十二難謂經言脈有是動有所生病。脈變為二病。其義至今未解曰。此正論營衛生病先後也。一脈變為二病者。同一經脈。病則變為二淺深不同也。邪入之淺氣留而不行。所以衛先病也。及邪入漸深而血壅不濡。其營乃病。則營病在衛病後矣。使衛不先為是動。而營何自後所生病耶。至仲景傷寒論太陽經一日而主外分。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而出脈證及治百種之變。積義入神功在軒岐之上。問居常調衛之法若何。曰。每至日西身中陽氣之門乃閉。即當加意謹護。勿反開之。經謂暮而收拒。勿擾筋骨。母見露寢。陰括調衛之義已悉收者。收藏神氣於內也。拒者。捍拒邪氣於外也。如晨門者。昏閉明啟。尚何暴客之虞哉。即使逢年之虛。遇月之空。身中之氣自固。虛邪亦何能中人耶。問奇經之病亦關營衛否。曰。奇經所主雖不同。正經之病其關於營衛則一也。其陰不能維於陰。振然自失。志者營氣弱也。陽不能維於陽。澹澹不能自收持者。衛氣衰也。陽維為病。苦寒熱者。邪入衛而主氣也。陰維為病。苦心痛者。邪入營而主血也。經所謂肘臂心營者是也。陰蹻為病。陽緩而陰急。陽病而陰不病也。陽蹻為病。陰緩而陽急。陰病而陽不病也。此等病多於正病中兼見之。惟識其為營衛之所受也。則了無疑惑矣。蓋人身一氣周流。無往不貫。十二經脈有營衛。奇經八脈亦有營衛。奇經附屬於正經界中者。得以同時並注也。緣陽維陰維陽蹻陰蹻推之。衛脈之縱行也。帶脈之橫行也。任脈之前行也。督脈之後行也。孰非一氣所流行耶。一氣流行。即得分陰分陽矣。營衛之義亦何往而不貫哉。律二條。凡營病治衛。衛病治營。與夫真邪不別。輕病重治。重病輕治。顛倒誤人醫之罪也。凡醫不能察識營衛受病淺深虛實寒熱先後之變。白首有如童稚。不足數也。

○一明絡脈之法

絡脈論 律一條

喻昌曰。十二經脈前賢論之詳矣。而絡脈則未之及。亦缺典也。經有十二。絡亦有十二者。兜絡之義。即十二經之外城也。復有胃之大絡。脾之大絡。及奇經之大絡。則又外城之通界。皇華出入之總途也。故又曰。絡有十五焉。十二經生十二絡。十二絡生一百八十系絡。系絡生一百八十纏絡。纏絡生三萬四千孫絡。自內而生出者。愈多則愈小。稍大者在俞穴肌肉間。營氣所主。外廓繇繇是出。諸皮毛方為小絡。方為衛氣所主。故外邪從衛而入。不遽入營。亦以絡脈纏絆之也。至絡中邪盛。則入於營矣。故曰。絡盛則入於經。以營行經脈之中故也。然風寒六淫外邪。無形易入。絡脈不能禁止。而感則入於經矣。若營氣自內所生諸病。為血為氣。為痰飲。為積聚。種種有形。勢不能出於絡外。故經感入絡。絡感近經。留連不已。是以有取於皮。射以決出其絡中之邪。今醫不用皮射。已不足與言至巧。而用藥之際。不加引經透絡。功效曷遍。安得稱為良工耶。至若三部

九候內經原有定位。王叔和以相絡之故。大小二腸候之於上。心主之脈候之於下。而不知絡脈所主者外。所關者小。雖是系絡表裡相通。未可定其診象。况水穀變化濁穢之府。去膈上父母清陽之藏。重重脂膜遮蔽。其氣迥不相通。豈可因外絡連屬。反謂右寸之清陽上浮者。為大腸脈。沉者為肺脈。經所謂藏真高於肺者。乃藏真高於大腸矣。周身之治節。澤是大腸主之矣。左寸之浮者。為小腸脈。沉者為心脈。水中污泥反浮於蓮花之上。有是理乎。夫心胞之脈。裡擯守心。代君主行事。正如宰相統攝政府。即當從左寸候之。若分屬右尺。與三焦同位。忽為入間辦事。忽為遠竄遺荒。一日萬幾。舍權組而從事道路乎。切脈論中已定其診。今再論及。恐妄常者不加深察耳。唯是經有十二。絡有十五。難經以陽蹻陰蹻脾之大絡共為十五。絡遠為後世定名。反遺內經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膈絡肺。喫緊一段。後人不放。錯越前人之案。遂謂當增為十六。絡是十二。經有四大絡矣。豈不冤乎。昌謂陽蹻陰蹻二絡之名原誤。當是共指奇經為一大絡也。蓋十二經各有一絡。共十二絡矣。此外有胃之一大絡。繇胃下直貫膈。育統絡諸絡。脈於上。復有脾之一大絡。繇脾外橫貫膈腹。統絡諸絡。脈於中。復有奇經之一大絡。繇奇經環貫諸經之絡。於周身上下。蓋十二絡以絡其經。三大絡以絡其絡也。難經原有絡脈滿溢諸經不能復拘之文。是則八奇經出於十二經脈之外。經脈不能拘之。不待言矣。昌嘗推奇經之義。督脈督諸陽而行於背。任脈任諸陰而行於前。不相絡也。衝脈直衝於胸中。帶脈橫束於腰際。不相絡也。陽蹻陰蹻同起於足跟。一循外踝。一循內踝。並行而關其提全無相絡之意。陽維陰維一起於諸陰之會。一起於諸陰之交。名雖曰維。乃是陽自維其陽。陰自維其陰。非相交維絡也。設陽蹻陰蹻可言二絡。則陽維陰維更可言二絡矣。督任衝帶俱可共言八絡矣。難經又云。奇經之脈。如溝渠滿溢。流於深湖。故聖人不能圖。是則奇經明等之絡。夫豈有江河大經之水。擬諸溝渠者哉。難經又云。人脈盛感入於八脈。而不環周。故十二經亦不能拘之。溢蓄不能環流。灌溉諸經者也。全是經感入絡。故溢蓄止在於絡。不能環流。溉諸經也。然則奇經共為一大絡。夫復何疑。

(律一條) 凡治病不明藏府經絡。問口動手。使錯。不學無術。急於求售。醫之過也。甚有文過飾非。欺人欺天。甘與下鬼同趣者。此害人之尤不足罪也。

附答內經十問。問逆春氣則傷肝。夏為寒變。此何病也。曰寒變者。夏月得病之總名也。緣肝木弗榮。不能生其心火。至夏心火當旺反衰。北方腎水得以上陵。其候掩抑而不光明。收引而不發。露得食則飽悶。遇事則狐疑。下利奔迫。慘然不樂。甚者戰慄如喪神守。證與啟玄子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似同而實大異。蓋彼所謂益火之源者。主君相二火而言。非用黃連即用桂附。而此所謂益火之源者。全在發舒肝木之鬱遏。與黃連桂附絕不相干也。問逆秋氣則傷肺。冬為發泄。

與春傷於風夏生殄泄有別否曰傷風而殄泄以風為主風者東方木也傷肺而殄泄以肺為主肺者西方金也其候各異安得比而同之風邪傷人必入空竅而空竅惟腸胃為最風既居於腸胃其導引之機如順風揚帆不俟脾之運化食入即出以故殄已即泄也不知者以為脾虛完穀不化如長夏洞泄寒中及冬月殄泄之泄反以補脾剛燥之藥助風性之勁有泄無已每至束手無策倘知從春今治之用桂枝領風從肌表而出一二劑而可愈也而秋月之傷肺傷於肺之燥也與秋傷於燥又生咳嗽同是一病但在肺則為咳嗽在大腸則為殄泄所謂肺移熱於大腸久為腸滯者即此病也但使肺熱不傳於大腸則殄泄自止不知者惟務止泄以燥益燥吾目中所見諸大老之說歷歷可指也寬哉問逆冬氣則傷腎春為痿厥同一病乎曰痿自痿厥自厥本是二病然痿者必至於厥厥者必至於痿究竟是一病也但肝氣可持則痿病先見筋脈未損則厥病先見耳肝主筋肝病則筋失所養加以夙有筋患不覺忽然而痿矣肝氣以條達為順素多鬱怒其氣不條達而橫格漸至下虛上盛氣高不返眩暈不知人而厥矣厥必氣通始甦也此皆冬時失養藏之道正氣不足之病與治痿治風絕不相干治痿與風虛者益虛矣一味培補腎水生津養血聽其筋自柔和肝自條達可也若精枯氣削亦難為矣問秋傷於濕上逆而效發為痿厥與逆冬氣則傷腎春為痿厥有別否曰此痿厥與春月之痿厥大異秋傷於濕吾已力辨其為傷濕矣傷於燥則肺先病也效者肺之本病其候不一上逆而效燥之微也至發而為痿則肺金摧乎肝木發而為厥則肺氣逆而不行燥之極矣此蓋燥火內燔金不寒水不冷秋冬不能收藏與春月不能發生之故相去不亦遠乎問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與前寒變等病又不同者何也曰前言逆春氣而夏始病此言逆春氣而春即病也春氣屬少陽木主生夏氣屬太陽火主長秋氣屬太陰金主收冬氣屬少陰水主藏春未至而木先芽夏未至而火先明此為休徵春已至而木不生夏已至而火不長此為咎徵若春已過而不生夏已過而不長則死期迫矣收藏亦然肺氣內變即所謂不條達而橫格也心氣內洞洞開也心虛則洞然而開有人覺心大於身大於室少頃方定者正此病也惟心洞開北方寒水得乘機竊入為寒變之病非心氣內洞別為一病也問寒變與前厥皆屬夏月之病究竟何別曰寒變者南方心火無權為北方寒水所變也前厥者北方腎水無權而南方心火亢其無制也兩者天淵不可同論前者火性之內燔厥者火氣之上逆即經文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之說可見陽根於陰深藏腎水之中惟煩勞無度則陽張於外精絕於內延至夏月火王而煎厥之病生矣問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胃氣獨沉又云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此何解也曰此未經開發之義蓋少陰主藏者也冬月水旺腎藏其富源泉其溢盈科而進若冬無所藏

新舊不相承接。有獨沉而已。太素不解其旨。至謂獨沉為沉瀝。何況後人耶。味過於甘。腎氣不衡。註作不平。亦屬廣淺。蓋人身心腎相交。水火相濟者。其恆也。味過於甘。腎氣為土掩。而不上交於心。則心氣亦不得下交於腎。所以鬱抑而為喘滿也。腎氣不衡。即腎氣獨沉之變。文見心腎交。則腎脈一高一下。猶權衡然。知獨沉為有權無衡也。則不衡二字。恍然矣。夫腎間之氣。升灌於上。則為榮華。獨沉於下。則為枯謝。難經謂五藏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不滿五十動一止者。腎氣先盡。故知腎氣獨沉。非細故也。問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此何解也。曰。此人身消息之所在。王註牽強不合乎道。夫人天真之氣。全在於胃。津液之多寡。即關真氣之盛衰。而胃復賴脾以運行其津液。一藏一府。相得益彰。所以胃不至於過濕。脾不至於過燥也。觀下文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其為脾過燥。胃過濕。可知然。終是相連藏府。稍灌於所以脾氣。但言不濡。病反在胃。且未甚也。至以過酸之故。助其曲直。將胃中津液。日漸吸引。注之於肝。轉覺肝氣津潤有餘矣。肝木有餘。勢必剋土。其脾氣生困。不至於絕不已耳。若胃中津液尚充。縱脾氣不濡。有濡之者在也。亦安得坐斃哉。問味過於苦。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精神乃央。註謂厚為強厚。央謂久長。豈五味中酸鹹甘多所損。苦與辛多所益乎。曰。二義原不作此解。王註與經文全相背謬。觀於胃氣乃厚。緣於脾氣不濡。明係脾困。不為胃行津液。胃氣積而至厚也。胃氣一厚。容納遂少。反以有餘。成其不足。更難施治。今人守東垣一家之學。遇胃病者。咸用補法。其有愈補愈脹者。正坐此弊。如西北之人。喜食生硬麵酪。迨至受病。投以牽牛。巴豆。乃始暢通。即用香砂橘半。且不應。况用參朮之補子。內經有言。胃氣實則脹。虛則泄。蓋可知矣。至精神乃央。上文既云筋脉且弛。明是筋脉得辛而緩。散不收也。况人之精神。全貴收藏。不當耗散。富有半散。既久而不為殃害者耶。曰。央則其為病。且有卒暴之虞矣。相傳多食辛。令人失。豈不然矣。問味過於鹹。大骨氣勞。從前無解。請一明之。曰。身中消息。有謂心未有不正。腎未有不邪者。以腎為作強之官也。有謂腎未有不正。心未有不邪者。以心為情慾之府也。大骨氣勞。心腎兩有所涉。而實有不盡然者。嘗見高僧高道。棲真靜定。忽焉氣動。精傾。乃至味過於鹹。大骨氣勞之說。不盡闕於情慾耳。蓋食鹹過多。峻補其腎。腰骨高大之所。其氣忽積。喜於作勞。氣既勃勃。內動則精闕。効力欲開。雖不見可欲。而不覺闕開。莫制矣。經謂強力入房。腎氣乃傷。高骨乃壞。此固嗜慾無節者之本病。奈何清修卓鍊之士。每於蔬菜間多食鹹。藏厚味。以虧道體。無有以內經之理。一陳其前者。及病已成。而食淡齋。長年累月自苦。亦足補偏救敝。然不知當日味勿過鹹之起矣。因并及之。

○申明內經法律律一條 凡病有標本更有似標之本。似本之標。若不明辨陰陽逆從。指標為本。指本為標。指似標者為標。似本者為本。迷亂經常。倒施鍼藥。醫之罪也。